

乡村记忆

远逝的拉洋片

郑伟基

农历正月毓璜顶庙会上，民间艺人刘乙师傅在瑶池园表演传统民间艺术拉洋片。

“您向里瞧来向里看，毓璜顶的美景在里边，前有太乙剑坛，后有瑶池园，公园的历史可真不短……”熟悉的拉洋片唱腔，铿铿锵锵韵味十足的响器声，仿佛把我带回到70多年前的孩提时代。

第一次看拉洋片

小时候，家乡有许多庙会，乡民到庙会上游玩称“赶山会”。庙会期间举办各种文娱活动，除了搭台唱戏，还有许多地摊杂耍，有耍把戏（杂技）、变戏法（魔术）、玩武术、扭秧歌啥的，当然还有拉洋片。

有一年，大人牵着我的手在本村逛庙会，只听大学堂前的操场上有人在唱：“哎！往里看来往里头瞅，这人来车往的马路大高楼……”

走过去一看，原来是拉洋片的。我第一次见这玩意儿，就说：“俺想看拉洋片。”于是，大人递给拉洋片人5分钱，我便在木柜前的板凳上坐下，两眼对准木柜上带镜子的小圆洞。

先看《武松打虎》。“哎——往里瞧来往里望，英雄好汉武二郎；一气儿喝酒八大碗，提棒上了景阳冈；一条猛虎扑过来，三拳两脚虎命亡……”拉洋片人一边唱，一边拉响旁边的小锣鼓，发出悦耳有节奏的乐声。

看完《武松打虎》，又换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。“哎——往里瞧来往里观，这一片不同上一片哪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，保着唐僧去取经……”

“真好看！”我不由自主地喊道。拉洋片人见我看得高兴，又即兴发挥：“哎，叫小孩儿，你别发蒙，唐僧师徒西天去取经。有猪八戒来和沙僧，还有神通广大的孙悟空。跋山涉水多艰险，一步一坎不太平，三十六难十八洞，降妖捉怪斗大虫……”

看得我直呼过瘾，回家后好多天都沉浸在拉洋片的故事情节里。

村里来个“洋片康”

后来，我村来了一位从西部地区来的拉洋片男子，姓康，借住在村里一处闲房里。

此人能说会道，诙谐幽默，既会画，又会唱，村民们都称他“洋片康”。

农历正月里是农村的闲日子，洋片康把道具支在大街上招徕顾客。一对父子路过，孩子闹着要看西洋景，父亲无奈掏出5分钱递给洋片康。孩子坐到了凳上，洋片康却要再等两个人，座满才能拉。父亲有事，催他快点儿，不然就退钱。洋片康不想失去到手的5分钱，只好单独伺候一个小孩儿，他唱道：“望吧里边瞧，望

吧里面看，不觉来到了前门楼子前。”还没等唱出下句来，脖子就被孩子父亲扭歪了，厉声喝问：“什么王八王八的？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骂人！退钱，俺孩子不看了……”

有一天，洋片康唱着招徕顾客，“哎——没上过北京城的往这边看，高高的前门楼子，后边是太和殿，殿里出来一对人，原来是大清的娘娘和太监……”

老百姓没见过皇宫的娘娘，太监就更稀罕了，一个人便花5分钱坐下了，可洋片康要等三个人坐满，便继续唱道：

“那边厢来了一位客官，孤身只影怎成结义桃园？大哥落座，缺的是关张二贤。好风景英雄满眼，错过了一声感叹！”

听出来了吧，这是在恭维您呢！蓬莱人讲义气，一听三国的刘关张上座，立马有两位就坐上了。

事后有熟人问洋片康：“刚才你唱了一通刘关张，并不比唱一个片子短，这合算吗？”

“人都好凑热闹，要的就是这股子人气。有了第一拨人还愁没有一群人来吗？”洋片康津津乐道。

到了赶山会的日子，游人如织，洋片康的洋片柜却许久无人光顾，他自觉尴尬，便打趣唱道：“往里边观，往里边瞧，两只老鼠在摔跤。大老鼠拽住小老鼠的腿，小老鼠搂住大老鼠的腰。突然走过来一只猫，伸伸腿，弓弓腰，从老鼠身旁过去了。”

白：“猫都捉老鼠，它为什么不捉呢？”

唱：“原来是，一只看不见的瞎眼猫！”

路过的人哈哈大笑，没顾得上琢磨这是在拐着弯儿调侃他们。村里人都说，这洋片康嘴皮子太溜了，却不讨喜。

拉洋片的那些传说

拉洋片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，究竟起源于哪朝哪代？我很好奇，有传说认为它起源于唐朝，袁天罡、李淳风是创始人。传说唐朝时西域进一美人，被纳入后宫备受宠爱，却总是愁眉苦脸，郁郁寡欢。皇上束手无策，请教袁、李两位国师。二人通过多日观察，认为美人是患了思乡病，便给皇上出了个主意。一日，皇上在御书房请美人饮酒，引导她讲述自己家乡的山川胜景、风土人情。美人讲起家乡来，滔滔不绝，十分开心。这时，藏身的袁、李二人将美人的讲述一一记下，然后编好唱词，并画出八张画片儿，时称“西域八景”。然后，他们将图片装入木匣之中，在匣上开洞，安上放大镜。美人每日听唱看景，芳心大悦，仿佛回到了故乡。

还有人传说，拉洋片在民间流传之初，并不是看柜中的画片，而是以布做墙，围成直径约两丈的场地，内可容纳20~30名观众。前面挂着图画，画面高约2.5米，宽约3.3米，绘有各地山水人物，一张图画一卷，一人用木棍指点画面进行说唱，另一人在一旁敲打锣鼓等响器伴奏。观众看完一张后，用绳索放下另一张，接着说唱新的内容。后来，这一民间艺术逐步演变为拉洋片。

洋片究竟怎么拉

拉洋片也称“西湖景”“拉大片”“八大片”“西洋镜”“拉洋戏片”，表演者通常为一人，道具是一个高约一人的大木柜，柜前三四个直径二三厘米的圆洞。洞上安有放大镜，柜顶安有锣、鼓、钗等乐器，由一根细绳控制，透过圆洞，观众可以看到柜里的画片。

拉洋片人通过绳索和滑轮，根据演唱顺序更换画片，一场表演要更换八张。每唱完一景都要用响器有节奏地奏乐。观众坐在柜前的长凳上，一边看画，一边听唱。

在没有电影和电影尚未普及的年代里，拉洋片是一种替代电影的民间娱乐方式，堪称中国独有的街头“土电影”，类似幻灯片。

洋片的画片内容丰富，有风景名胜、历史故事、民间传说、戏曲片段等，有泰山日出、八达岭长城、桂林山水等风景画，有《八仙过海》《大闹天宫》《哪吒闹海》《水漫金山》《水泊梁山》《薛平贵与王宝钏》等故事画。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时代，增添了许多现代内容的画片，有《英雄小八路宋刚夫》《莱阳大战赵保原》《百万雄师下江南》《志愿军跨过鸭绿江》《白毛女》《李二嫂改嫁》《小二黑结婚》等等。

拉洋片三分靠看，七分靠听。拉洋片人的唱词分上下句，通常上句落仄音，下句落平音，上句起韵，下句入韵，一韵到底。唱词以七言为基本句式，句前可加三字头，句中或嵌字。每段唱词少则四句，多则八句或十几句。唱词要求通俗易懂、活泼生动，幽默诙谐，加之由上而下的滑音拖腔，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。

拉洋片早年在乡村很普及，人们看得多了听得多了，大人小孩都能模仿拉洋片的腔调哼几句。而以拉洋片为生，则不但要画片新奇诱人，响器齐整悦耳，还有赖于艺人精彩独特的念白和吟唱。好的艺人念白讲究口齿清楚，顿挫有度，还能随着画面的变化吟唱故事，声情并茂，韵味味足。

往事如昨

梦里梦外忆菲玫

王道芸

年后回老家，听村里的仙儿姐说：“小宝死了！被邻居发现时，死在家里。”小宝？乍一听，很遥远的名字，想起的瞬间，似滚雷在我耳旁炸响。

“小宝，算起来刚刚50岁出头，咋就死了？”我急急地问。“可能是气死的，他老婆一开始骗他假离婚，最后真跟他离了。他们有一个17岁的大闺女，葱俊葱俊的。”

从仙儿姐只言片语中，不难判断，老实的小宝是因为不好的婚姻，导致命运的悲惨。

其实小宝对我而言，就是一个熟识的陌生人。她姐“菲玫”倒是我儿时要好的玩伴，而且她妈跟我妈交往得也很好，放学后或是星期天，我们经常一起挖野菜、搂草。

记得我经常去他家玩，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杨家将》和《岳飞传》。那时收音机还没普及，村里有收音机的人家都是不缺钱的主。有缝纫机的人家也很少，菲玫家就有一台“蜜蜂”牌缝纫机。

那时，菲玫家里有钱是村里公认的。人们说菲玫她爸原来在四川的兵工厂工作过，据说是保密单位，在一次试验爆炸中精神出现了问题。他爸因病回老家，单位给了他一笔钱，传说是个天文数字。后来，她家有钱的事越传越凶。村里人说她家钱多的箱子、柜子都装不了。

平时菲玫她妈给乡里乡亲做衣服，不过她很好求，合适了她还不收钱。我倒觉得菲玫家不像人们传的那样有钱，菲玫穿的衣服也有补丁，只是她衣服上的补丁是用机器补的罢了。记得我有一条绿色的格布裤子，同学说我穿这条裤子最好看，于是我就天天穿，脏了星期天洗洗晒干，下个星期一再穿，不久臀部就被我穿破了。我嫌母亲手工缝得不好看，就让她去菲玫家用缝纫机补了补，效果大不相同。我人生中的第一条裙子，是菲玫她妈给我做的。那次，母亲在供销社扯了块布头准备做窗帘，我见上面素颜的小花甚是好看，硬让母亲去求菲玫妈给自己做条裙子。她真的给做了，做了条三道猴皮筋的扎腰裙子，我喜欢得不得了，这条裙子曾一度被同学羡慕过、模仿过。

印象中，不管啥时候，只要一进菲玫家的门，就会被呛一眼头，烟雾弥漫，透过罅隙会看到她妈这个“老烟民”又在叼着烟袋抽烟，并且是特有力的老旱烟。菲玫她爸不犯病的时候，在家里老老实实，很和蔼。见着我去，客客气气指着炕叫我去上坐。犯病的时候，他就跑到大街上，眼瞪得老大，脸涨得通红，放声大骂，谁都制止不了他。这时候也是菲玫和哥哥弟弟最难过、最尴尬的时候。她妈则不以为然，显然她已经习惯了。

菲玫上初中那年，她爸走了。初中毕业后，菲玫去青岛她三姨所在的那个城市念职业中专，我也离开农村去城里打工了。再后来，就听说菲玫念中专时，不爱念了，她妈硬逼着她念完，结果精神也出现了问题。我曾去看过她一次，赶巧她没犯病，还坐在炕上织花边，她有些腼腆地笑着，问这儿问那儿，好人似的。后来，听说她自杀了。

她哥早些年去了四川接她爸的班，并且在那里找了一个对象，结婚生子，没回来几趟。家里只剩下小宝和妈妈相依为命。小宝到了结婚年龄，人家一打听，都不敢跟他。后来他妈给小宝盖了五间大瓦房，在四川的哥哥又拿了十万元给小宝。

这样，在小宝30岁那年，终于结婚了，婚后有了一个女儿。后来他妈死了，小宝一个老实人，没什么能耐，靠地里收成几个钱，难以满足爱虚荣的老婆，他老婆跟小宝“猴流”（撒谎）的，不好好过日子，最后跟他离了婚。小宝生气，窝囊死了。

现在菲玫一家人，就剩下在四川的哥哥了。菲玫家的往事，再也没人提起过。我在最初那些年，在夜里常梦到菲玫，是那样的美好。我何曾能想到，梦外的菲玫一家，居然经历如此多的人生无常。